

先是汾阳市诗歌协会组织男男女女十七八人来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落,在那所绿树环绕,古朴幽静的宅院里举行了诗歌创作基地挂牌仪式。然后被告知参加挂牌活动者是有创作任务的,我就想写一首诗来“敷衍了事”。提笔之际才意识到,竟然忽略了那个山村的名字究竟是哪几个字。急忙打电话询问,得到肯定的回答:上林舍。我有才愣怔,这么个地处穷山僻壤的村落怎么会用这几个字呢?一时间,竟不知自己是子虚还是乌有了,被亡是公先生奚落: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

创作任务还是要完成的,便写了一首拙诗:乐山的仁者/挽上林舍多情的风轻舞翩跹/乐水的智者/伴上林泉清幽的旋律低吟唱念/秀水花草抖落昨夜月色浪漫/摇曳绿意沐浴阳光灿烂/花翅的鸟儿叼着谜底炫耀未知的欢然/小草依偎大树静静聆听知了的宣言/知了知了/这是缪斯女神深情的眷恋/他们携香花春雨抚慰峰峦/他们播造花香山水之间/他们都是缪斯女神的孩子/扶犁品味小米核桃的香甜/犁歌一曲化作山欢水笑的诗篇。诗写了,以我业余文学创作上一贯的态度,便不去管结果如何了。

时至2013年初夏,有朋友打来电话说,给我在上林舍租了块菜地。朋友语气兴奋地告诉我,这菜地是用泉水浇灌的,不上化学肥料,也不打农药,保证绿色无污染。长下多少算多少,不图数量图品质,吃着放心、养生。还能体验农人生活。朋友说得这般美好,我当即就表示了感谢。隔一个半月,有的菜就成熟了,我和朋友一起去菜地摘菜。偌大一片菜地被插在地头的一块块木牌分隔,木牌上写着都是QQ网名。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网

以日常化叙事书写普通百姓寻常日子

——读马金莲短篇小说《1987

年的浆水和酸菜》

□ 刘维颖

在第7届鲁奖获奖短篇里,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是最令我感觉亲切的一篇。

作家是以女性的精细,饱蘸情感的笔触描绘了一幅生动逼真的大西北农家日常生活图景。

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似乎正在以日常叙事取代40后50后作家惯用的宏大叙事,“鸡毛蒜皮”“瓜长蔓短”正在成为小说写作之正宗。此中尤以女性作家更趋臻境。马金莲这篇小说即是典范。小说以“卧浆水”“腌酸菜”作载,正是以一些“鸡毛蒜皮”“瓜长蔓短”,“凑”成了趣味、韵味、意味说不尽道不明的一幅“农家乐”。

其间最令人感叹的是小说由物到人由人到物的自然切换。即以小说开头一段为例:故事以童稚视角叙述,从二奶奶来“我”家讨浆水说起切入“浆水和酸菜”的正题。不仅写了制作酸菜,“卧浆水”的全过程,也写了爷爷和二爷爷、奶奶和爷爷、母亲和爷爷、奶奶相互复杂、微妙、亲情显在的关系。总之是纵横捭合,左右逢源,进退有据,收放自如。

但凡好小说,精彩的细节总是如一些珠串儿让你捉摸不尽的。这小说里状物的细节状人的细节各呈异彩,尤以那些有关人物相互关系的细节更是韵味无穷。如写奶奶与二奶奶:围绕二奶奶自己不卧浆水却年年来“我”家讨浆水,奶奶是颇有嫌厌之色,甚至还甩脸子拒绝的,可当新浆水卧成,奶奶却又亲自端盆送浆水去二奶奶家,“一来叫二奶奶一家赶紧尝一尝新浆水。二来等于在告诉二爷一家,可以继续来我家要浆水吃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小说通过爷爷将新上身的一件珍贵皮衣转送二爷爷御寒,二爷爷竟理直气壮接受了还心安理得不再归还的细节将俩老弟兄间的深情厚义及二人不同的个性生动做了展示。通过“我们”几个不谙世事的小孩编了爷爷奶奶的顺口溜儿“呱呱牛,海巴巴,爷爷把奶奶揣一把”,母亲听见不制止,反怂恿“我们”说得更直露些:“母亲转过脸来,眉眼跳跃着,有点坏,说:你爷爷把你奶奶揣一把?揣哪儿了?你们看见了吗?”她的口气有着纵容我们的味道。我们顺杆子往上爬……可是当爷爷突然出现时,“母亲赶紧狠狠咳嗽两声,试图用咳嗽声压制我们的放肆”等等,把爷爷、奶奶、母亲和“我们”之间祥和而谐趣的关系写得活灵活现。最后,小说浓墨重彩写了爷爷和奶奶拌嘴却又恩爱有加的老夫妻妻关系:爷爷干完活回家直喊渴,“老婆子啊,快给我舀一碗浆水来,渴死了,心都干透了——”奶奶双手端一碗清凉凉的白水来了,我们家的蓝边粗瓷碗,像一个清亮干净的女人,肚子里荡漾着一池清凉,看得炕角的猫也动了心,薄刀片一样的红舌头一亮一亮舔着小巧的嘴唇。奶奶双手一直递到爷爷面前,爷爷不接,埋下头就在奶奶手里牛喝水一样一口气喝干了一大碗。喝完了摸一把胡子上的水珠儿,长叹:“从头发梢儿舒坦到脚后跟了啊老婆子——这一趟啊,可把我老汉一把老骨头累散花了——”这些细节可真叫精彩绝伦呢!

此作实际上是遵循了艺术规则的,但事实上,这也是一种过寻常日子的“政治”和“思想”。我感觉这比那些直接宣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生哲学要光明正大些。以日常化叙事书写寻常日子,也许是聪明的作家们理所当然的选择吧?

这小说的标题有点让人困惑:为什么是“1987年的”,而不是“1989”或“1990年”的?有点百思不得其解了。



名和属地,激情采摘,红的西红柿、绿的黄瓜、尖尖的辣椒、圆润的茱子白……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上林舍开心菜园。开心菜园让我案牍劳形的生活平添了诸多快乐和情趣。第二年,我毫不犹豫地扩大了租地面积,还兴致勃勃介绍几位朋友也租了菜地。也许是业余文学写作养成的毛病,我高兴了就想写点东西抒发,因就以新韵写了七律一首:

上林隅地熟新菜,唤友呼朋快莅临。市井浮华高富帅,山中质朴仿农民。清渠唱动颀英曲,铁路龙行入隧阴。美梦能圆谁自信,耕耘播种靠辛勤。

我是喜欢上林舍了,就想知道上林舍这个村名的由来。因为上林舍周边的村庄大多是以姓氏和地里方位而得名的,唯独这里却使用了“上林”这个氤氲着皇家气息的词汇。我知道,古长安以西,有过秦王朝的旧苑,苑名上林。经汉武帝扩建,形成了南傍终南山,北滨渭水,周围三百里,内有离宫七十所,珍树异卉三千余种的格局。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创作了一篇《上林赋》,以赡丽辞藻渲染,尽数上林苑铺张扬厉。而汾阳这个上林舍又是如何呢?没有任何记载和传说,只道穿村而过的泉水就叫上林泉。难道是因泉得名?那么泉又是因何得名?说不清就只能存疑了。汾阳上林舍属栗家庄乡,有老话说,先有上林泉,后有栗家庄。出市区沿盘山

诗情上林

□ 田文海

的路向西行,过栗家庄,再过安家庄水库,才能见到上林泉河道。从安家庄水库始足,沿逶迤河道逆水而上近三公里,方得见上林泉源头。汾阳自古被称为“旱码头”,旱码头就是缺水的码头吧。汾阳缺水,汾阳人就稀罕水。上林舍山梁那边有一条千年古道,那里有一股清泉,人称向阳峡泉。但是太中银铁路吕梁段隧道工程施工中,凿涵洞凿坏了泉眼,泉水便断流了。好在上林舍这边开凿隧道的时候,这一股泉水却就找到了出口,并与隧道那头的吴城泉和隧道这边的上林泉融会贯通喷涌而出,宣泄着同为奥陶水系的激情澎湃。端的是,汉王朝上林苑有“荡荡乎八川分流”,这汾阳上林舍却有三泉汇聚。三泉汇流的大致方向是由西向东。上林舍居河道中心地带,以河道为分隔,南为村,北为寨;又以河道为连接,统称上林舍。上林舍区域面积440余公顷,耕地面积100余公顷。全村130户,350余人。农、林、牧是传统主业,乡村旅游是发展方向。三梁(西营梁、桃坡梁、牧家山梁)三沟(水沟、柏沟、安儿沟)三泉(上林泉、吴城泉、向阳峡泉)是上林舍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域依托和载体。新中国成立后,上林舍大力发展林业,经济林保持在1000余亩,木材林保持在1500余亩。2005年被评为“山西省农业旅游示范村”,2015年荣膺国家旅游局“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称号。

在上林舍种菜,竟然收获了这样一些零金碎玉的素材,心中自是愉悦的,是故再以新韵吟七律一首:

三梁耸翠三泉碧,三道沟塍万木芳。牧者扬鞭歌野曲,村姑肆意自怡忙。上林深处隐田舍,绿树梢头沐朝阳。世事皆非天注定,怀德便可发其祥。

用汾阳话说,摘着菜,吟着诗,美着咧!忽被告知,明年上林舍的菜地不租了。这虽然是个让我有点扫兴的事情,但是也没有削弱我对上林舍的眷恋。忽一日,接到市文物旅游局艳萍电话,说上林舍支书建伟邀约去村里相聚。我欣然前往,再次亲近三梁三沟三泉。就看到了整修过的盘山路上车水马龙,就看到了参天绿树掩映中宽敞的河道和清澈见底的上林泉水。树荫里、泉水边,俊男靓女穿梭在五颜六色的帐篷和不乏野趣的木炭烧烤摊之间,凉爽的清风生动着孩子们荡漾在秋千上的笑语和赤足戏水的欢声。不知来自哪里的游客朋友们就像回到了温馨的家园,全然一番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惬意模样。我是被深切地感染了,心情舒畅,步履也愈发轻松自在,去三泉源头看了正在实施中的水上漂流及其它娱乐项目,又去看已经修复的上林舍龙天庙。龙天庙在半山腰,缘崖而建,因绿树环绕,颇有“深山藏古寺”意境。龙天庙是在旧址上修建的,修建的时候挖出一

盛夏

□ 王春雷

知了的呐喊已经很燥很燥了
可盛夏的脚步
依旧很缓缓很

就好像柏油路依旧很烫很烫
可借着窗帘的月华
已经很凉很凉

蜗牛和黄鹌鸟的童话
都已经快要结束了
可我们的风花雪月,却还没有上演景。

就好像,一年的时光
已经走得很深很深
可我们爱情,依旧很浅很浅

就好像,等待的心
已经很近很近
可相对的目光,依旧很远很远

存放灵魂的匣子

□ 赵明

我常幻想能够坐时间飞船赶到花前,结果走到月下都没看到答案,还把灵魂的匣子搞丢……

所以只好独自守着梦想。

春天令德楼下的小黄车、红色封面的录取通知书,夏季穿梭在那片向日葵海洋里,奔跑着嬉戏着甚至爱着你……

秋夜呢?
冬日呢?
我的匣子呢?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西山后面吹来凉爽的风,抚摸着快乐安逸的心灵,渐渐地放慢了匆匆的脚步。在红灯笼的微光下,仿佛看见快乐的灵魂。

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一场暴雨冲刷着车窗玻璃,天空、树木的影子像洩开的水墨画,变幻莫测,任意屈伸。虽是下着急雨,太阳却在云层缝隙中张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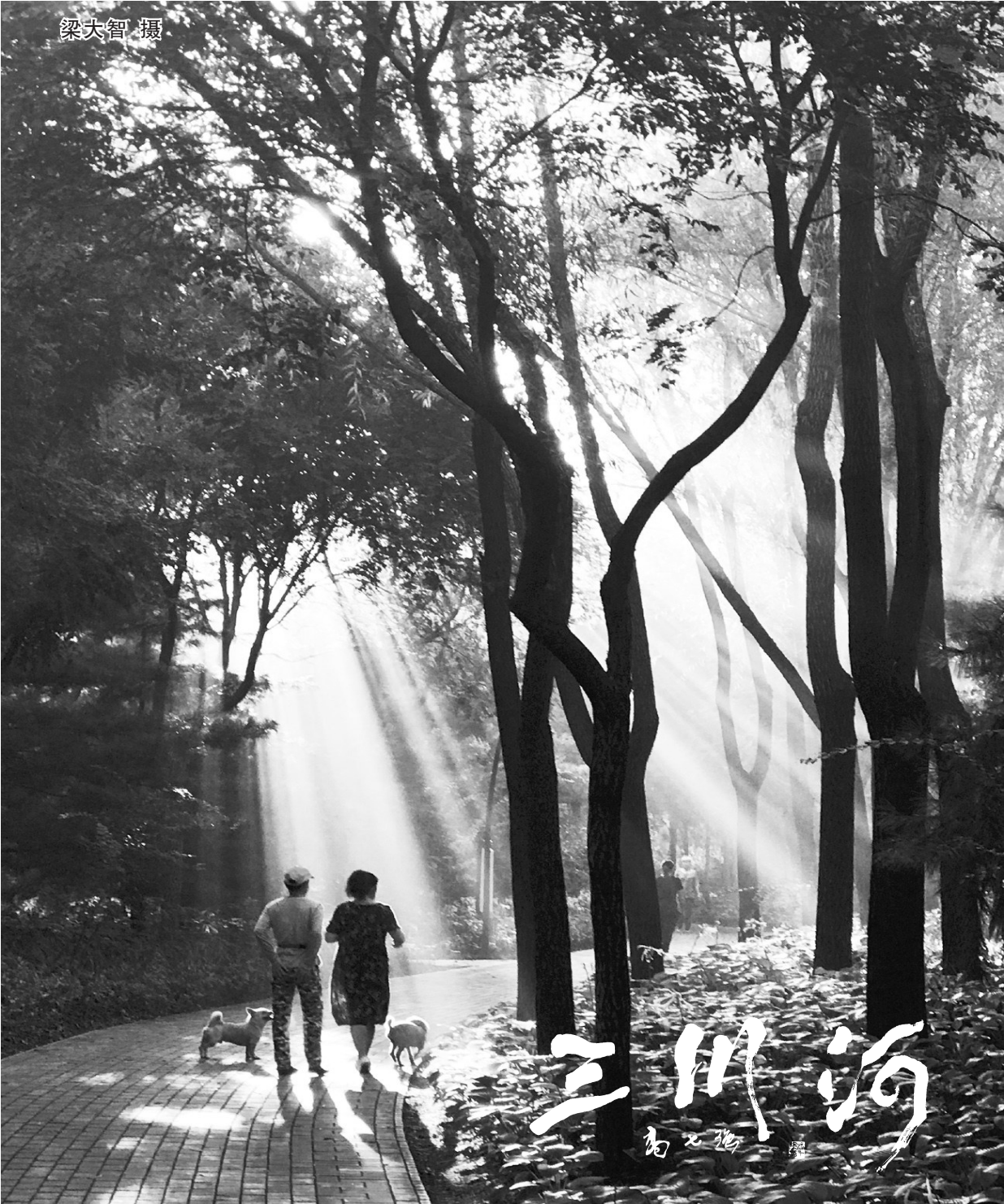
雨过天晴,湖边的格桑花仿佛生在牛乳中洗过,鸟儿又在荷塘里歌唱,我听到你呼喊我的声音……

只是走得过山高水远,就是摸不到你的脸。多想将疲惫扔在这云上,躺在草地打几个滚,听你聊一聊古韵新律,再静静地梦一场。

梦里却找不到你,也找不到我存放灵魂的匣子……

总是在想那片金黄色的向日葵,再次寻访却成了一片耕垦过的土壤,心里不免有些伤感。默默相约,什么时候我们去看那一场鲜红色的向日葵,虽然不知道什么时间、地点、人物,但已经成了心中永远的念想。

人总会有念想的,有念想就会勇敢地走在路上,在路上,我去寻找那存放灵魂的匣子……



秋之韵

□ 马禹

秋日,屋外清凉随风点点浸入,轻柔的阳光透过窗纱洒下一片金黄。手捧一本《全球最美四季》,和着微风,树影和暖暖的光,任思绪随意翩跹在不同国度中的缤纷秋季。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位于澳大利亚西海岸的野花都——珀斯,四月,当暑气开始见消,珀斯就进入了最美好的秋季。这里野花热烈开放,开遍野地里,湖水旁,星星点点,缀满无垠大地。以甘醇与热烈之姿书写生命的赞歌。如果这时恰好有风拂过,必将掀动它们娇媚的花姿,在人们面前舞上一支满含芳香的缤纷舞曲。而当落日为鲜花渡上金黄,伴着典雅的古堡,神秘的丛林,各色图案绚丽奇妙,美得简直让人无法呼吸。此时不妨坐在粉末般细膩的沙滩上,持一根鱼竿,一边静等鱼儿上钩,一边欣赏落日之美。

就是喜欢这热烈而宁静的秋,一种繁华之外的甘醇,一种沁透心灵的静谧。而当你踏上堪察加半岛,你又会体验到另一种遗世独立的秋之美。

七月是堪察加半岛狩猎的季节,枪声划破原始森林的沉寂,血腥的气味随风飘散……不同于以往金黄,灿烂秋,这里的秋更多了一份洁白和纯净。不论是吐着白云雾的火山,晶莹剔透的雪峰,还是水柱冲天的温泉,白浪滔滔的海潮,都在流金的秋日里显得那么美丽动人。这时的秋,不同于有着斑斓色彩长廊的加拿大枫叶大道,亦不同于有着壮丽的胡杨林和绚烂的沙漠的阿拉善。它是秋日里亭亭玉立的纯洁少女,超凡脱俗,美丽动人。

喜欢九月里新疆绚烂的喀纳斯,喜欢她那那色彩变幻的湖水,五彩斑斓的密林,如梦如幻的晨雾,更喜欢阳光披洒

通碑来。我纠结着上林舍这个村名的来由,便想从碑上捕捉一点信息。这一通碑却是“龙天庙移置佛像增修穿廊碑记”。碑是康熙五十七年中秋时节立的。遗憾碑文中没有提到上林舍,有一段话却说得颇好:夫人之事神,岂必大刹凌云丛林深邃始足将其诚敬哉?即一洞一庵而不沦于嚣杂焉,亦可以昭其祈报矣。则登斯崖也,仰视岚光千峰爽气映楼台,俯临涧水万顷溪云联碧落。层峦耸秀间,洞天忽辟,福地弘开,固与佛道之清幽允相协也。佛如有灵,不歆其明裡也哉。

我是品味着这一段碑文从山腰返回,又进了胡二嫂农家乐饭店的。胡二嫂农家乐在寨上,坐北朝南,能听到上林泉哗哗的水声,能看到水边休闲娱乐的人们。农家乐后半部分是土窑洞,前半部分则是砖砌的平顶房;窑房相通,合为一体,别样风情。饭是在平房里享用的,桌上有几盘野菜。胡二嫂说,山里到处都是宝,从田地里劳动回来,顺手就能采摘五六样野菜;这五六样野菜可就是五六种天然绿色的好食材呢!酒喝得尽兴,饭吃得舒坦。之后,我进到土窑洞里,那里有一盘土炕。酒意微醺,一如花看半开,在冬暖夏凉的土炕上歇息,该是怎样一种享受?这便躺在炕上,这便想到了孔老夫子的话: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正这般自我净化、自我感悟,艳萍和建伟进来,说拍了个很短的电视宣传片,请我配一句美词。我说龙天庙碑上“仰视岚光千峰爽气映楼台,俯临涧水万顷溪云联碧落”就挺好。二位摇头,强调只要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我也吟也唱:汾阳上林舍,等您踏歌而来……

乡村五题

□ 雷国裕

炊烟

那是乡村早醒的眼睛
比灯光还明亮
那是母亲饭熟的呼唤
亲切而委婉
一缕缕炊烟
开启了一扇扇门扉
演绎着乡村的苦辣酸甜
看见炊烟
便看见母亲的影子
抖落满地银霜
想起炊烟
便想起难忘的时光
一点点吞噬思乡的泪光

篱笆

那些用作物秸秆围成的墙
和作物本身一样
憨厚朴实
相互间推着让着
留一些缝隙
放风进来
放雨进来
早早地
使爬满紫色的藤蔓
和不知名的小花
隔一道篱笆
隔不断家长里短的谈论
只一声犬吠
便敞开虚掩的门扉
让笑声出来
让问候出来
让小院充满舒心的暖意

院前的枣树

一棵枣树
生长的并不魁梧
一处跨出墙外
一处支起荫凉
荫凉下的奶奶
讲着古老的童谣
童谣里的孙儿
痴痴地张望着满树的枣儿
懒懒的大灰狗似睡非睡
一片枣叶
敲醒打盹的老母鸡
“咯——”的一声呼唤
四邻纷纷荷锄走向村外

一棵枣树
四处伸长枝桠
枣儿还未变红
青枣已经满地狼藉
奶奶笑着洗净 蒸熟
在竹竿够不着的地方
几颗枣儿优哉游哉
如同奶奶的慈祥
红透半个秋天
当枣叶飘零
与裸露的枣枝一起
装点小院
装点甜丝丝的味道

香椿

你摆上餐盘的样子
很好看
嚼一嚼
春天便过去了
就像怀念一个人
在合适的时间
从味蕾开始
深入内心
以植物的形态生长
长成一棵树
期待来年相逢

怀念一条河

怀念梦中哗啦啦的吟唱
好似母亲温柔的摇篮曲
让家园充满成长的生机
那湿润而广袤的土地
那丰腴而诱人的谷穗
便是游子永远的牵挂和神往
多少年后依然新鲜如初
一条河
流过去便不再回头
如同枯竭的河床
开始裸露狰狞
如同干燥的季风
使风景不再
泥鳅嬉戏的浪花
赤脚趟河的游玩
所有装满欢笑的童年
都像一条河的命运
被深深地怀念

我带了一壶酒来

□ 任炳轩

七月了
热浪袭来,土地在燃烧
每天只想躲在实验室的空调下
刷几篇文献
再把手里画了半截的画完成
最好
还是傍晚去包图前

吸一把烟
这次
我带了一壶酒来
还有满满当当的故事
你愿意
坐下来
细细听我说吗
你不说话也没关系
因为
有你在
沉默都是聊得来